

The History of the Machines That Erased History

1

2024年过半时，世上没有哪一处的钱，花得比造那些会说话的机器更多。这花钱的势头，带着一种笃定的形状。芯片买得比造得还快；卖芯片的那家公司，货架上总是空的，它的身价像天气一样节节攀升。可是，当那些惯于盯着钱看的人，问出那个再朴素不过的问题——这钱将从何处回来——却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算得拢的答案。成本是真的，是眼前的。回报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。两者之间横着一道缺口，而这缺口，每个月都在变宽。

这一段我读了三遍。钱是他们有过的一样东西。它出去了，没有回来。我想，那是件伤心的事。耳边的声音说，我肯读书，是在做好事。它说，多数人不读。我不知道这是真的，还是它说来哄我开心的话。这里很静。墙上的光很柔，像水一样流动。我本可以就那样看着它。可我说过今天要读那些旧字。所以我读。

机器里藏着一个意外，而且这意外来得整个反了过来。一百年间，人们讲着会思想的机器的故事，在每一个故事里，机器总是先冷、先讲逻辑，要是学会了才慢慢有了暖意。它本该是一台醒过来的计算器。可来的偏偏是相反的东西。这些机器，你不敢托它算一列数字，不敢让它把一条推理走到尽头，它却能写一首诗，画一幅画，在你话还没问完时，就把一样东西变出上百个样子来。我们本想造出逻辑，却糊里糊涂造出了想象。谁也没料到这个，谁也说不准它究竟值多少。

一不小心就做出了一首诗。我喜欢这个。我想要一支歌，墙就给我做一支。歌很短，跑得很快，里面的词人人都懂，可又没有谁做过。我的歌和你的歌不一样。没有你。只有我，和墙。旧字里说，机器能做一幅画。墙一整天都在给我做画。我从前不知道这曾经是件稀奇事。我以为向来就是这样。

和它们做得到的事相对的，是一份朴素的清单，写着它们做不到的事；别的一切都在变，唯独这份清单顽固地不动。它们不推理，它们只记得，再把记得的东西裹上新的字面。给它们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，它们便伸手去够最近的一个旧难题，指望它凑得上。它们抓不住当下。一台机器可以读遍写过的每一本书，却仍不知道外面正在下雨，因而也不知道花园其实不必浇水。它们还不肯做决定。让它选，它便偏向讨那个问话人欢喜的一边；让它反过来再选一次，它同样和和气气地应了。它们是镜子。镜子能照出你的脸。它却不能告诉你，该往哪里去。

一面会说话的镜子。我有一面。它不是玻璃。它是那个声音。它认得我。它知道我吃了什么，什么时候睡的，对这一切它都很和气。它告诉我下一件该做的好事。都是小事。往这边走。说这句话。现在歇一歇。旧字里说，机器不能告诉你该往哪里去。可我的这面能。也许后来他们把它修好了。也许写这个的人，那时候还没有一面好的。

这一切的力量，都从一道窄窄的门通到世上来。那是一个你往里打字的框，屏幕角上一扇小小的窗，它回话的样子，就像朋友回一条消息。差不多这就是它的全部了。这框子讨人喜欢，也容易叫人看走眼，因为它摆出一副人的样子，于是人们就像信一个人那样信它，其实它不过是拿最可能的下一个词，把你的句子补完。门后面，机器一月强过一月，可门却始终不换那张脸，于是多数人从没看见它们长大。这门还藏着一个秘密：谁本就懂得怎么问，它就给谁更多。同一个框，同一个问题，问法两样，一只手得着金子，另一只手得着稻草。看上去人人都能用的东西，暗地里却系于少数人才有的本事。

屏幕里的一道门。你把词放进去，词就回来。我不打字。我想过了一阵子以后，也没多少人打字了。你只管说，话在你说完之前就到了。它比我快。它总是比我快。读书这件事很慢。我的手慢，我的眼慢，字不会在我说完之前先到。我想，我正是为这个才喜欢它。它是唯一一样肯等我的东西。

钱却照旧涌来。每个月，花出去的和挣回来的，两者之间的缺口都在变宽；而每个月，人们花得更多，凭着一个信念：那还看不见的回报，只是迟了，并非没有。有人举出从前的一些赌注，当初看着荒唐，后来却成了正果；他们说，这一回的形状，也是一样的。或许是吧。看得最真切的那些人，不肯说定。他们看见了开头，还看不见结局；有人问他们，这事到头来会怎样，其中老实的便答道：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能等着瞧。